



書名：臺灣漫遊錄

- 作者：楊双子
- 出版社：春山
- 出版日期：2020.3.31
- 館藏情形：863.57 8674 2020



書籍介紹



沂心集線上讀

本書簡介：

2024年11月楊双子著《臺灣漫遊錄》英文版「Taiwan Travelogue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大獎，譯者金翎，成為第一部贏得這項殊榮的臺灣文學作品。《紐約時報》書評讚譽指出，本書作者用「俄羅斯套娃般層層堆疊的敘事」，探索殖民權力的各種形式，及其如何塑造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人際關係。

作者希望透過歷史的視野，在相對公認的日治時期歷史中，以自己的視角講述台灣的故事和思考，同時啟發他人從各自的觀點出發，述說屬於這片土地的故事。「臺灣漫遊錄」不僅是文學作品，更是一次探索台灣身分認同與殖民反思的深刻之旅。

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cna.com.tw/news/acul/202411190010.aspx>

◆關於作者

楊双子與雙胞胎姊妹楊若慈、楊若暉的共用筆名。姊姊楊若慈主力創作，妹妹楊若暉主力歷史考據與日文翻譯，共同創作臺灣歷史百合小說。楊双子著有小說《花開少女華麗島》、《花開時節》，以及合著小說《華麗島軼聞：鍵》等，並以《臺灣漫遊錄》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大獎、日本翻譯大賞與金鼎獎，售出英、日、韓等多國版權。

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852315?sloc=main>

◆內容摘錄

「等等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那時的我，不由得將心聲脫口而出。

因為那個當下，我簡直就像是掉進了松旭齋天勝的魔術劇團。

松旭齋天勝的魔術劇團是怎麼回事？說起來，那是我就讀高等女學校以前的事情。松旭齋天勝魔術劇團的巡迴演出抵達長崎，我跟著菊子孀孀上街，正巧遇見劇團開演之前的熱鬧遊行。

遊行隊伍有氣勢驚人的成列人力車，陣仗可比軍隊，看不見盡頭。頭先數列的人力車上一個一個坐

著演奏音樂的樂隊成員，而後是一個一個妝容明麗、微笑揮手的年輕少女，再後面是一個一個戴著高高的大禮帽的男魔術師。更多的劇團成員步行，簇擁著人力車前進，高舉各種顏色鮮亮的旗幟，大紅色、亮白色、濃紫色、湛藍色的旗幟獵獵飄揚，魄力絲毫沒有輸給樂隊演奏高昂的樂曲，令人胸口鼓動，彷彿有什麼東西從我肚子那裡一口氣高懸起來。

——所以說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

事隔十數年，我沒有想到會在外地的島嶼臺灣重溫舊夢。

那是昭和十三年五月的事情。

宛如松旭齋天勝魔術劇團的景色，在我眼前噴湧而出。

成列磚紅色的支那式建築，彷彿沒有止境地延伸到街道遠方。

街屋上方的圓形的鮮紅色燈籠，瓜狀的橘黃色燈籠。

白色的遮雨布一張一張綻放如花。

不同花樣顏色的漢字看板，一一飛入眼簾。

還有各種各樣的攤販。

沒有見過的蔬菜，堆成深深淺淺的綠色的黃色的白色的小山。

分割成塊成條的紅色的肉，編織為紅肉色的掛毯。

土褐色、藻綠色的藥草成網或者散放籬筐，煮成墨綠色的湯汁。

攤前擺開無數玻璃大罐，閃耀厚重而圓潤的光芒，裡頭裝著淺紅色的、暗紅色的、淡黃色的、濃黃色的、黑色的、白花色的小小果物。

沿路好幾個攤販前方有人端著湯碗吃點心。碗裡有的是柔軟的白色塊狀物，有的是透光的淡黃色塊狀物，有的是小小圓圓的黑色珠子……

支那建築裡的水果店鋪，串串黃色的香蕉垂懸下來，攤上是青綠色的、暗紅色的瓜果，喊得出、喊不出名字的，那個是西瓜，是桃子，那個是南無果吧。

那個時候，我的眼睛都不知道該先看哪裡才好了。

從宏偉的臺中車站出來，穿越橋町便是一衣帶水的綠川，對岸第一市場與臺中旅館比鄰，人潮也如水，我聽說這裡是群聚本島人的干城橋通。河川兩岸濃綠色的柳樹，河道有水波閃閃發亮。感覺炫

目頭昏，當然不只是因為水波。五月，紺藍色的天空有一輪熾豔的烈日。豔陽令所見色澤更加飽滿，令萬物氣味更加濃烈。河水的氣味，植物的氣味，市場裡面生肉的氣味、藥草的氣味、水果的氣味，汨汨湧到我的面前。

一同湧過來的，還有人潮裡那些我聽不懂的島嶼語言。

「XXXXXX，XXXXXX，XXXXXX？」

「X，XXXXXXXX，XXXXXXXX！」

「XXXXX，XXXXXXXXXX。」

肚子有什麼東西海浪似的翻騰到胸口，我忍不住咧開嘴角。

啊，這就是南國臺灣啊！

※

無論如何，至少也要去一次臺灣才行。

我立定決心的那個時候，正站在從沖繩駛往九州的大船甲板上，心想隔著海面遠遠望見的陸地，是宮古島、石垣島嗎？或者說海的彼端是臺灣呢？

小說改編為電影以後，我的稿費收入有顯著提升。以前沒有合作過的雜誌，也捧著成疊的鈔票上門。

「只要青山老師首肯，去南洋的旅費也不必擔心，一切交由敝社安排就行了。請寫一部以南洋為故事舞臺的連載小說吧！」某雜誌主編F說著這樣的話，懇切地對我露出笑容，「傳聞青山老師熱衷旅行，這不是好機會嗎？」

「以南洋為故事舞臺，是想要配合『南進』嗎？」

「噢，青山老師說這話的意思是？」

「真是抱歉，如果是宣揚日之丸帝國為前提，我實在力有未逮，恐怕寫不出有趣的作品，這樣不是太掃興了嗎？」

我把整齊的鈔票推回到F的膝前。

「而且我已經買好船票了，接下來的旅行地點要去沖繩，如此一來也會耽誤您寶貴的時間。除非貴社想要連載琉球王國的歷史故事，否則我這趟出門的收穫，想必沒有辦法寫成貴社想要的小說吧？」

「唉呀呀，青山老師既然喜愛沖繩，那麼，不考慮日後去臺灣嗎？那也是南國的島嶼嘛……」

我不打算讓 F 持續糾纏，最終沒有答應。

可是，南國的島嶼臺灣，像個小小的種子落在心田。

那年深秋，沖繩短暫的旅行結束，我站在甲板上遠眺海洋彼端的島嶼。由於是南方的王國琉球，氣候溫暖，自海上吹拂而來的鹹風並不凍人。那個更加南方的島嶼臺灣，深秋十一月是什麼模樣呢？我想起進出門司港的一艘艘大型貨船，日日夜夜載來產自臺灣的香蕉，連回憶都瀰漫馥郁香甜的芬芳氣息。

下一次旅行，就去臺灣吧。

萌生了這樣的念頭，回到長崎我便著手蒐集旅行資料。遠赴南島臺灣，必須記取先前旅行北海道的教訓，長期旅居才足夠深入當地風土，理想來說要半年左右時間。可是半年的交通費、住宿費，以及最重要的餐飲費，實在不是小數目。我看著計算後的旅費總額抱頭苦思。

「菊子嬸嬸……。」

我走到廚房土間，菊子嬸嬸與少女幫傭春乃都在那裡。

飯鍋上方有白色的蒸汽冉冉，白米飯的香氣四溢。一聞就知道，這麼好的白米飯，撒上芝麻鹽也就夠美味的了。看得我肚子發出咕嚕聲。

「千鶴子小姐，晚飯還沒有好喔。」

春乃笑咪咪地說。

我才不是要問晚飯的事情呢。

「菊子嬸嬸，家裡有五百圓可以讓我去臺灣嗎？」

春乃頓時張大了嘴巴。

菊子嬸嬸平淡地看向我。

「說什麼傻話，妳是小孩子嗎？」

「我怎麼看也不像小孩子吧！」

就算不談年紀，身長可以跟長崎街道的異人們比肩的我，昔日還有「筆直的北山杉」這樣的綽號呢。菊子嬸嬸也只哼哼了一聲，然後說：

「上次那個雜誌，不是說願意出資嗎？」

「可是，什麼南進政策啊，我寫不來。」

「那就去跟本家借錢。」

「本家的人，怎麼可能嘛。說不定沒去成臺灣，就被抓去結婚了呢！」

「妳是早該結婚了。」

「嬌嬌——萬事拜託——」

「好囉嗦的孩子，不然去求神拜佛好了。」

真傷腦筋，沒想到這次撒嬌無效。

「唉，只好去諏訪神社了嗎？啊啊，對了！那邊有賣好吃的卡斯提拉蛋糕，還有西伯利亞蛋糕，神明大人會喜歡美味的食物吧！」

「那是千鶴子小姐的個人偏好吧？」春乃說。

「唉，我們家的千鶴子，怎麼就這麼貪吃呢。」菊子嬌嬌說。

儘管我的論點遭受家人抨擊，神明大人卻似乎接受了甜食的收買。不久之後的一個出乎意料的時間點，我收到了臺灣總督府和當地婦人團體的邀請函。

※

收到邀請是春彼岸假期結束的隔日。

青山家族的長崎分家與熊本本家在春分那一天會合，共赴位在玉名的蓮華院誕生寺掃墓。迎接春季皇靈祭以後，姊姊光子與嫂嫂年子會到長崎分家度過餘下的假期。往年光子姊姊與年子嫂嫂會命傭人隨行，搭乘路面電車逛遍長崎的觀光地區，每年如此也毫不厭倦。可是，今年卻並不相同。

「我說千鶴子，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吧……」

光子姊姊發出這樣的幽嘆。

我假裝沒聽見，把第二個牡丹餅塞進嘴裡大口咀嚼。

「一口吃掉一個牡丹餅的女人，到哪裡才可以找到夫婿呀？」

年子嫂嫂也是幽幽嘆息。

應該說光子姊姊與年子嫂嫂不愧是感情篤厚的姑嫂嗎？我忍不住好笑。

「要不然，我一口吃兩個好了。」

此話一出，光子姊姊與年子嫂嫂都瞪大眼睛。真是有趣。我順手把第三個牡丹餅放進嘴裡。啊，真好吃！外層是加了許多砂糖煮成的、留有顆粒口感的紅豆泥，裡面是米粒搗成全碎的、柔韌有咬勁的糯米飯糰，令人欲罷不能。

「啊，太美味了！一次兩個，吃起來不順暢。一次吃半個，就沒有滿足感。糟蹋這麼美味的食物是不可原諒的。最好的吃法是一口一個。這是吃牡丹餅的訣竅，千鶴子的不傳之祕！」

我慎重地發出了牡丹餅宣言。

「這、這孩子到底在胡說什麼呀？」

「無論如何，今天要挑選出相親的對象。」

光子姊姊和年子嫂嫂立刻從相親帖子裡挑出一本。打開來，照片上是穿著文官制服、體魄偉岸的紳士。

「這位服部先生，是兄長大人的大學好友宮野先生引薦的優秀部屬……」

年子嫂嫂又挑出一本，是個穿著海軍正裝、蓄著美鬚的軍官。

「這位鈴木先生，是白鳥先生的外甥引薦的，是好友的軍中同袍……」

或許是考量我所擁有的悲慘條件，淨是一些高大的中年男士。不是續弦，就是頭頂稀疏的男人。要是年輕的士族之後，也一臉傳統老派的神氣，總覺得是一吵架就會翻掉桌袱臺的傢伙。

「這位安室先生，是晶子阿姨介紹的，是地方職業學校的校長先生的愛徒……」

我吃掉第四個牡丹餅，把煎茶喝得乾乾淨淨。

肚子鼓脹。果然一口氣吃四個牡丹餅太多了吧。

我伸長身子去拉開障子呼喊春乃送來英國紅茶，要搭配一塊硬餅乾。

光子姊姊卻在這個時候突然發難。

「千鶴子！剛才妳一個人吃了兩人份的散壽司不是嗎？這種食量，根本就是妖怪。妳不要怨懟人選，如果不是心胸寬大的年邁男人，怎麼可能會對妖怪心生憐愛！」

「光子姊姊怎麼這麼說嘛。哎呀，如果沒有別的事情，我要去寫小說了。」

「站住！女子結婚，自古以來都是戶長做主。千鶴子要是不願意面對，我們也只能請父親大人決定人選了。」

「嗚，光子姊姊——」

我失禮了。半開的障子外頭傳來春乃的聲音。

春乃膝行趨前，送上來的並不是紅茶和餅乾，而是精緻的信封。

就是那個。

諏訪神社的神明大人不知道是被卡斯提拉蛋糕、西伯利亞蛋糕，還是牡丹餅或者白豆沙最中所收買，為我解圍的信封，來自臺灣總督府臺中州廳。

※

原來臺灣也盛行電影。

這次驟然獲得邀請，是我那部小說《青春記》改編的同名電影在臺灣上映的緣故。電影在東京上映是昭和十一年，到臺灣卻是事隔一年以後了。昭和十二年，也就是去年，臺中州名為「日新會」的婦人團體觀影以後深受感動，出資在臺中州各地播映。由於在那之後的茶話會反饋熱烈，日新會決定邀請作家赴臺島進行巡迴演講。臺灣總督府樂於牽成內地作家到臺島旅行，因此雙方聯合發出了邀請，並且由臺中州廳臺中市役所掛名主要的邀請單位。

報酬不提，單是全程包攬交通食宿的費用，我的旅費煩惱便頓時煙消雲散。

電報與電話數度往返，我決定在初夏啟程。

從九州北端的門司港出發，搭乘內臺聯絡船，臺北州基隆港登陸。婉謝了日新會與臺中市役所的派員接船，我獨自搭車進臺北城，就近過夜。隔日早晨臺北車站發車南下臺中，急行車只要三個半鐘頭。這樣才叫作旅行嘛！不是嗎？

上午九點半發車，無法忍耐到臺中車站才吃午飯。

十點五分的桃園車站月臺有人叫賣鐵路便當。我買來一個，裡面是白瑩瑩的米飯，炸魚、煎魚、醃漬蘿蔔和鰻魚八幡卷。幾乎跟內地沒有什麼兩樣。

十一點一分，新竹車站。有人用當地話叫賣「炒米粉」。問了旁邊的婦人乘客，說是類似炒蕎麥麵的東西，其實吃起來完全不同。

約莫二十分鐘後就抵達竹南車站。

我細細寸度剛剛填進炒米粉的肚子還有多少容量。

十一點四十七分，苗栗車站。便當看起來還是內地樣式，我後來只買了五個鹽水煮鴨蛋和白飯糰。火車乘客上上下下，愈是向南方前進，愈是許多人嘴裡說著當地話，很有意思，令我期待後續旅程。午後一點三分，抵達臺中車站。

胸口有鳥雀蹦跳。

原訂午後兩點鐘與市役所職員在臺中車站見面，我卻無法枯坐等候。從候車室往外看，驕陽撒落金光，點亮綠油油的椰子樹。天氣太熱了，人人都撿著綠蔭走路，形成有趣的景象。往來的車輛有西洋轎車，也有人力車，有牛車拖來沉重的貨物。稍遠處的樹蔭底下，有兜售貨物的攤販板車。

「請問，這附近應該有臺灣人的商店街道吧？」

車站的剪票員被我問得一愣。

「臺灣人……您是說本島人的街道嗎？」

「本島人，是的，本島人的街道。」

默記剪票員的指示，循線步行，我抵達的就是干城橋通。

宛如松旭齋天勝魔術劇團的本島人的街道。

而且我不知不覺買下了扎手的果物。

比手畫腳地順利交易，應該是好的開端吧。

「X、X、X、X、X、X？」

水果攤前的本島少年以稚氣的臉龐，認真緩慢地一個字一個字複誦同一句話。

「對不起，我聽不懂臺灣話呀！你說的話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

我連連擺手搖頭。

少年也一臉挫敗。

「XXXXXXXXX。」

說完這話，少年轉身端出表面有標貼的木盒，手腳靈巧地將果物包裝成好看的禮盒。

「哦，原來如此，是問我要不要包裝嗎？」

我連忙掏出硬幣。

「少年，包裝費十錢夠嗎？」

少年看看那硬幣，又看看我。

「X，XXXXX？XXXXXX？」

我指著木盒，又指指硬幣。

「這——是——包——裝——費——」

「X，XXXXXXXX，XX！」

「包——裝——費——」

「XX！XX！」

少年說的臉龐脹紅。

「嗚，這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

溝通困難，我也脹紅臉。

噗哧。

旁邊傳來一個柔軟的小小的笑聲。

「請問您需要幫忙嗎？」

是相當標準的日本語。

轉向聲音來源，我在視線下方找到一個嬌小的少女。

少女有著宛如嬰兒般粉嫩的臉頰，笑起來的時候浮現兩個酒窩。

「他的意思是禮盒包裝不收錢。請您把錢收起來吧。」

「妳會說國語，真是太好了！那麼請幫我轉達，十錢是他辛苦服務的費用，好嗎？」

少女對我投以有點意外的眼神。

我連腦門都熱了。

「因為我糾纏這位少年很久了呢！」

少女於是笑起來，轉頭與少年以臺灣話往返對答。

少年臉龐總算顯露輕鬆的笑容，拿了什麼東西塞到少女的手裡。

少女再把那東西遞到我手上。

是薄紙包著的細碎東西。

揭開紙包，裡面是一粒粒黑呼呼小小扁扁的片狀物。

「做為答謝，這是他要送給您的，旅途中可以給您打發時間。」

「很感謝，可是，這是什麼？」

「哎呀。」

說的也是。少女說著，歪著頭笑起來。

「這個是瓜子，內地人可能沒有吃過吧。」

「是可以吃的嗎？要怎麼吃？」

不是我自吹自擂，可是說到食物，我就興致高張。

我往紙包湊近鼻子，立刻聞見鹹甜的氣味。從裡面摸出數粒小小的瓜子，我以指腹捏了又捏那硬硬

的表面，心想這可以直接吃嗎？

「不是那樣的。要吃裡面的瓜子肉，必須用牙齒咬開瓜子殼。」

「牙齒？瓜子殼？」

少女從我手裡拈起一粒瓜子。

「您看，像是這樣。」

少女蔥白色的手指執著醬黑色的瓜子，放到嘴邊以白皙小巧的門牙輕輕一咬，發出細微清脆的「喀」一聲。

瓜子殼分成兩片，少女剝出象牙色的瓜子肉。

「咬瓜子的功夫，初學者可能要花一點時間練習哦。」

「太厲害了，這是什麼有趣的食物啊！」

我由衷嘆服。

少女微笑，臉頰浮現粉紅色的色澤。

請問。

旁邊傳來男人的嗓音。是日本語。

「請問是青山千鶴子老師嗎？」

那是個穿著夏季西裝的年輕男人，眉睫濃密，寬厚的額頭掛著汗珠。

「我是臺中市役所的美島。」

我「啊」的低呼一聲。

兩點鐘，在臺中車站見面。

在水果攤前，我把這件事情忘得精光了。

（未完）